
《资本论》释义

第一卷

北京大学经济系
《资本论》教学组

北 京 出 版 社

《资本论》释义

第一卷

北京大学经济系

《资本论》教学组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5印张 320,000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3次印刷

印数 31,501—42,000

书号: 4071·48 定价: 1.20元

前 言

本书是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参考读物，是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本论》教学过程中逐步编写形成的。本书按照《资本论》原文的顺序，力图对原著作一通俗而又较为详细的讲解，为学习《资本论》提供一些初步帮助。

1972年，曾由黄振奇、石世奇、金以辉、弓孟谦四同志写出了本书的第一稿（《资本论》第一卷重要章节）。1976年，又由周元、弓孟谦两同志写出了本书的修订补充第二稿（《资本论》第一卷全部章节）。此次正式出版时又作了修订补充，有以下同志参加了编写：

金以辉 （序、跋、第1、2、3章）

弓孟谦 （第4、8、21、22、23、24、25章）

周元 （第5、6、10、11、12、13章）

徐淑娟 （第7、9、14、15、16、17、18、19、20章）

全书的文字和格式由周元同志作了统一修订。石世奇同志参加了第三稿部分的修改工作。

本书所用《资本论》引文，均以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为准。书中凡引自《资本论》第一卷的，只在引文后面注明页码，不再注书名。凡引自其它著作者，则在脚注中注

明出处。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曾参阅了本系李志远、金以辉两同志编写的《资本论》教材第一卷。此外，还参考了一些现有的学习《资本论》的读物，在此不一一注明。

由于编写者的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竭诚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修改。

北京大学经济系

《资本论》教学组

1979年9月

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和跋

《资本论》首先是一部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巨著，但它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①马克思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使这门科学革命化了”^②。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共收了七篇序言和跋，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这几篇序言和跋，有马克思自己写的，也有恩格斯写的。下面着重对序言和跋的内容作一些说明。

一、《资本论》的产生

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用四十年的时间从事《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的写作，直到逝世。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②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79页。

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西欧各主要国家确立了统治地位。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日益加剧。这时无产阶级已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三大工人运动就是最明显的标志。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必须创立无产阶级自己的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了国际工人运动，亲自参加了革命实践，同时进行了革命理论的创造。

马克思为了写一部系统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曾拟定了一个包括六册书的计划：（1）资本；（2）地租；（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计划中第一册的开端部分。以后马克思用《资本论》四卷的计划代替六册书的计划，并着手写《资本论》。马克思把《资本论》看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第7页）。并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已经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扼要叙述了，但两者的内容又有所不同。关于价值形式、商品拜物教以及交换过程等问题在《资本论》中作了进一步详细的分析；关于贵金属等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进行了详细论述，在《资本论》中只简单提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历史部分，在《资本论》中被删去了，但是从《资本论》的注释中仍可以找到这两方面的新材料。

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资本论》全书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第12页）列宁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得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思想来，“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

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①。列宁接着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描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②

必须强调，《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几十年精心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结晶，而且也是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科学总结。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积极领导革命运动，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灌输到先进工人中去，组织无产阶级的政党。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组织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在改组正义者同盟的基础上，在伦敦创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1864年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参加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参加无产阶级的解放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1卷第118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事业，就是马克思“毕生的使命”^①。

《资本论》是关系人类命运的光辉经典，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指路明灯。恩格斯在《英文版序言》中指出：“《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第36页）。

二、《资本论》研究的对象

《资本论》“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②。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这个革命首先表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革命变革上。

马克思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第8页）又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第11页）。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目的是要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看成是研究财富的科学，马克思第一次确定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这是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根本对立的。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③。列宁指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

①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1页。

③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

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①

《资本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不是什么笼统的社会的一般生产。列宁在阐述《资本论》研究对象时指出，“马克思只说到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换句话说，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空谈生产一般，把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范畴和规律当作一般的规律和范畴来说明，目的是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有不同的形式，所以政治经济学首先和着重研究的是各种特殊的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包括几方面的内容。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广义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③。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没有讲到分配关系，因为“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④。而“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⑤。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具体分析了生产关系所包括的三个方面（参阅该书第58页）。为了加深理解斯大林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4页。

②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卷第116页。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9页。

⑤ 同上，第997页。

对生产关系所下的定义，我们应该注意学习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对阶级所作的说明。

经典作家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始终强调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无产阶级必须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获得解放。

《资本论》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各方面的关系，而且还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列宁指出，《资本论》“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英国为典型进行研究，因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也比较成熟，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工业史以及阶级结构等方面都很典型；英国的各种经济调查、统计资料较为齐全。但是马克思从分析英国情况所得出来的结论却具有普遍意义，这些结论对德国读者而言，“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第8页）。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比较晚，那里不仅存在资本主义剥削，而且还存在封建主义的剥削。“不仅活人（指资本主义——引者）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指封建主义——引者）也使我们受苦。”（第11页）然而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问题在于这些经济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第8页）。因此，“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卷第121页。

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第8页）。马克思指出，德国统治阶级粉饰太平，否认劳动人民所遭受的剥削和苦难是徒劳的。

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无产阶级掌握自己的命运，发挥主观能动性，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创建社会主义新世界。“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还是它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第11页）

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资本论》

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的革命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第12页）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分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演变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指出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的发展是和阶级斗争紧密相联的，同时也指出了《资本论》在政治经济学中所完成的深刻革命。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可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两个阶段。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发展的时期，因此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生产关系的本质中去，包含一些科学的因素。古典政治经济学从17世纪开始，形成于英国和法国。但是在德国，“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

(第15页)。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分析，它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为前提。在德国，长期的封建割据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政治经济学缺乏生存的基础。它是作为成品从英、法输入的。当时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是侧重研究财务行政及经济技术的所谓“官房学”。1848年以后，资本主义在德国迅速发展，但这时又不允许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公正的研究了（即使是在资产阶级视野内），因为英、法资产阶级早已夺得政权，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已经感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威胁。马克思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第16页）

在英国，李嘉图是古典派的最后代表，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的对立在分配领域中的表现，“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第16页）。但是李嘉图把这种对立看作是社会生活中的自然规律，他从人口的增长和虚构的所谓“土地收益递减律”中寻找这种对立的根源。西斯蒙第的功绩在于他最早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论证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末，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①

1820年到1830年是李嘉图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李嘉图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

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发表不久，就引起了批评、引起了李嘉图学派及其反对者之间的论战。李嘉图的追随者在捍卫李嘉图学说的过程中庸俗化了李嘉图的理论。詹姆斯·穆勒是庸俗化李嘉图理论的第一个人。当时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还没有成为主要矛盾，因此这一论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带有“公正无私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曾被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用来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但这还是例外的现象。然而这场论战与18世纪下半叶魁奈死后、重农学派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相比，已经逊色。

1830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的发展中，更替其支配地位的分水岭。马克思指出，“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巧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第17页）庸俗经济学局限于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专门抹煞资本主义的矛盾，为资本主义辩护。

随着1848年革命而引起的英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在英国出现了庸俗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的特点是折衷主义，妄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在分配领域实行某些改良，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时庸俗经济学的另一派代表是法国的巴斯夏，他代表热衷于自由贸易的法国工商业资本家的观点，企图把资本主义描述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会。

德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德国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独创的成就。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却不是这样。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马克思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了伟大的革命，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唯一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①。

③2

当资产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古典派还可以包含一些科学的因素，但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和尖锐化，庸俗经济学以辩护士的坏心恶意来代替科学的研究，因此，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才是唯一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第18页）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9页。

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①。

四、《资本论》的方法

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资本论》必须有全新的科学方法。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流行的是形而上学。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所以在现成的形式上完全不适用。《资本论》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方法上的革命,它运用的是唯物辩证法。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论》中运用的方法理解很差,并妄加评论。有人指责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有人认为马克思的方法不过是英国学派的演绎法、而有的人却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在《第二版跋》中,特别提到了考夫曼对《资本论》方法的见解。马克思认为考夫曼的观点比较正确,虽然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考夫曼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马克思认为回答考夫曼最好的办法是引用他自己的评论。

在“第二版跋”中所引用的考夫曼的评论,主要包含四层意思。首先,考夫曼认为马克思特别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其次,考夫曼认为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再次,考夫曼指出马克思强调研究每个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应该指出,马克思没有否定共有的经济规律);最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卷第305页。

后，考夫曼肯定马克思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在引用了考夫曼的评论之后写道，“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第23页）

对立统一的法则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资本论》中的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就是要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把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考察，建立了《资本论》的逻辑学，创立了《资本论》的方法论体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基本逻辑方法之一。

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首先要从具体的现象出发，经过思维抽象出一些简单的范畴，然后再探索这些简单范畴是如何发展成为更加具体的范畴的。可见，为了进行研究，必须借助于抽象力，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第8页）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要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

在研究工作已经完成的基础上，才可能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进行叙述。“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①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是以详细占有材料，进行大量的研究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工作为前提的，所以它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研究的方法。马克思指出，“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第23页）

但如果看不到这两种方法间的辩证关系，孤立地去考察叙述方法，那就会错误地认为《资本论》似乎只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仿佛是一个先于经验的结构了。考夫曼之所以自相矛盾，其原因正在于此。

马克思强调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第24页）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所以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并被神秘化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革命批判，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黑格尔企图证明绝对观念应该在普鲁士君主政体中实现，把普鲁士王国描写成社会发展的顶峰，这样他就博得反动统治阶级的赏识。所以辩证法，在唯心主义的形式上，曾经成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时髦。但是唯物辩证法，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的同时，又论证了它灭亡的必然性，因此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恼怒和恐惧。“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第24页）

五、《资本论》的结构

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